

宋學士文集

二

蘇軾詩集

PDG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

鑾坡集卷第四 即翰苑前集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志銘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栽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毀翫落紅於飛花亭上亭下有源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曰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於論議元統間瀛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屨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蒞醺親執竿獻酬歌古詞以為驪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指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眡隸無不俟俟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瀛乃避席而

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枳也枳一爾而糴十焉枳有穰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銓次焉者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歛之不合而一不可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之所陳者天

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杖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興遺經不可識矣瀛受其說以歸間嘗質之明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後為貧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汲汲焉惟恐不傳靡晷靡夜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貽書於瀛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於亂君子之室廬亦燬於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云曰吾年八

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脩然而逝實至止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麻皮故又號為麻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遯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群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寓情尤精然亦自出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羣喻為挺立孤松群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

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達朝
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
之以為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孿君
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為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
竹為笛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
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為動家
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菲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
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為器工人持
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
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
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
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
糾繆曰鹿皮子曰飛飛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
若干年卒生於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

關乙榜第一署徽州路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
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壻即王為次則俞某
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其
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 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
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庭堅等洎王為以是年十
二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
縣長貳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塋後五年其高
第弟子楊君芾乃為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為持示金
華宋濂再拜請為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
旦暮期以孔子為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
隨必欲暢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
人豪其能之手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
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
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

愈光輝混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為過高是豈窺見其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為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闡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薺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鏞噌吰運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者書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壤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

神光燁如虹苟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為隨空山兮枯槁埋光晶厥皮剪為裘兮我冠賸垂纓臨流翫飛花兮心與烟霞宜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派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為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元故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府君墓銘

東陽李思文從州縣辟舉試校官吏部吏部移禁林儀曹同命題試之既中選將歸涖教事謁瀛成均再拜而起涕下如縷縻良久乃曰先府君之歿三十四年矣憂患之相仍金革之紛擾餬口四方曾無寧歲今天地清寧六合一家幸重卜宅兆改葬先府君于高原之上而縣綽之碑未有刻文敢奉行快以請子知先人者宜為銘瀛諾之久未及為思文復貽書見速情辭愿款讀之令人感動王事有嚴雞跼即乘馬出

逮還且已若懸鼓夫深慙有孤孝子之意於是藝燈牖下按
狀而序之曰府君諱裕字公饒姓李氏其先自洛陽遷桐江
九世祖著復自桐江遷婺之東陽著之孫悅字公瑜嘗宋宣
和庚子方臘叛其黨來寇縣悅與兄匿灌莽中兄為盜所執
欲兵之悅亟趨出願以身代昆弟爭相就死寇義悅之為荷
戈而去及寇平越帥劉忠顯公統軍至欲悉誅從亂民悅時
與莫府議諫止之活人數千悅生皓皓有六子十三孫皆博
尚詩書而簪纓蟬聯從此始其事詳載家乘此不書諸孫有
諱大同者從朱文公呂成公將登嘉定癸未進士第仕至寶
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工部尚書君之高祖也曾祖諱自立
淳祐辛丑進士通直郎通判慶元軍府事祖諱箴登仕郎監
寧國府城下酒麪務父光遠值宋亡為元不屑仕後以府君
貴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許州事妣某氏贈宜人府君幼失
父母鞠於媿氏事諸兄有若嚴君既就外傳即知家學相仍

之盛確然思以踵其後發於聲詩皆中繩尺甫冠聞許文懿公講道於八華山中躡屐從之推明濂洛關閩之學久之因喟然嘆曰學之所貴者明體適用苟不見諸用猶玉卮而無當未見其可也乃徑別親友杖策遊京師撰至治聖德頌一篇詣丞相府上之丞相以聞英宗召見玉德殿令宿衛禁中居無何翰林羣公以府君才藻清廉不當在持戟之列遂奏為國子生會虞文靖公來為祭酒極器府君每有撰述輒瞑目倡言可書云云府君執筆次第書云云及文成朗誦於公前公遂指授以制作之故所謂篇章字句四法逐一演繹之府君之學於是大進薦紳之家爭欲府君出其門下天曆己巳國子分監扈從上京歲適當賓有旨命就試府君領開平府薦送至順庚午擢進士上第授承事郎同知汴梁路陳州事有朱衣象笏之賜初大河南次州民扶挈旄倪走旁郡凍餒道路俵俵無所歸及河復故道府君適至與民約曰爾

聖返安爾妻孥治尔田廬科繇之事吾為尔緩諸民曰衆未
敢還者正坐此耳相率而歸至數千人蔡河亘城北舊建橋
以利涉者河水暴悍齧橋橋善圯府君重作之檄屬邑五長
吏分程集事不日而功成倡優為戲劇以射民利晝夜聚觀
皆廢所執業府君患之捕寘于法有挾權貴人勢欲脫去者
府君持之愈急一城震悚俗尚鬼當歲時之隙往往斬羊豕
為牲使巫覡歌舞以樂鬼比屋相倣以為不若是則厲氣將
作府君召閭師里胥語以鬼神情狀疊疊數百言邇相奔告
其俗遂變市設駟儉本以求民平黠者反舞智病民畏其近
官茹抑忍苦莫敢走白者府君撻發隱伏捷諸市而易之州
有學父廢弗治府君往舍藥已周視後先皆傍穿上漏不足
以障雨風慨然曰此教基也使其若是可乎即命更朽腐為
堅良治丹堊而飭之復聘賢師儒使坐堂上申飭五倫之教
民大悅部使者行郡嘉之舉府君可任臺察之職章上不報

府君既滿秩遂謁選京師已而其子彪死于家君傷之鬱鬱成疾荏苒踰二年竟卒於旅邸時重紀至元戊寅正月癸丑也享年四十有五卒後一月中書始改承務郎道州路總管府推官命雖下不見拜矣府君配蔣氏將仕佐郎典用監知事吉相之女封宜人後一年卒子男五人長可道以府君蔭任蘄州路黃梅縣稅務大使次貫道至正甲午進士將仕郎饒州路鄱陽縣丞未上辟詹事院掾史後十九年卒次即彪次順道次思文入國朝為東陽縣儒學教諭即來請銘者女二人適趙古臣盧璉孫男七人思志思孝思恭思悌思禮思祖思儉府君既沒貫道不遠五千里奉柩南還家徒四壁久不克襄事後十年為至正丁亥十二月某甲子始與蔣氏合塋西部鄉之錢塢堪輿家曰不利又二十年乃改塋懷德鄉黃山之原去尚書公墓二里而近所謂重卜宅兆者其時則吳元年丁未十一月之癸巳也瀛生也後少府君十有六

歲初識府君於婺城之南容儀秀潔如玉樹臨風皦然美丈夫也及讀府君之詩曰中行齋藁者姿態閑婉復類其為人心慕豔之願締忘年之交而九京不可作矣幸獲與府君之子貫道游同試藝於鄉闈貫道既先登漁竊以謂府君之家科目相繼起貫道是舉足以慰府君於泉下曾未幾何而貫道亦死矣嗚呼三十餘年之間而哭府君父子焉予髮欲不頒白其尚可得邪銘曰

嗚呼府君可止於斯楚楚其容儀袞袞其脩辭其才又足以見諸設施使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嗚呼府君竟止於斯雖五尺之童簾有所知期必躋於臚仕亦不虞其若斯豈天道之不齊抑人事之有參差自古以來何莫不由於斯嗚呼府君其死孔悲年不踰於五十學僅克於一施則夫突梯而滑稽如脂而如韋壽享於耆願好爵之是縻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

元故韶州路儒學教授曾府君石表辭

府君諱順字至順姓曾氏邠國公四十九代孫邠國家於魯
十四傳至都鄉侯據始避新室之亂徙豫章子孫曰盛大江
之南言曾氏者皆宗焉又六傳至略遷於臨川又十二傳至
唐沂州刺史司徒生司空洪立司空生散騎常侍延鐸常侍
又遷于南豐生四子長曰仁暉生志及文照南唐時又同遷
臨江新塗縣之吉陽里文照舉童子科生乾度宋淳化三年
進士仕至太常少卿贈刑部尚書志生易用生侃侃生
高安丞斧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又遷縣之高元里屏山之下
生用先用先生嶽嶽生愿正愿正生翊翊生汝舟汝舟生燕
善能傳黃文肅公榦之學為時名儒生軍器監簿天麒天麒
侗儻有大志常居文信公天祥幕府又從賈丞相餘慶等奉
使於元竟全節而歸則府君之父也府君性警敏自幼輒有
聞時信公之弟文惠公璧來為郡招府君與其子文莊侯陞

共學陞既秀穎府君能與之競爽其師胡君端一亟目之為
二俊當宋初改物遺黎故老猶有存者監簿君日開尊共飲
劇談先代文獻府君從旁聽之有疑則問唯恐其不傾盡諸
老為之嘖嘖愛賞元至正中程文憲公鉅夫奉詔求賢江南
欲薦府君才可用監簿君止之曾未幾何部使者趙君孟迎
以茂才舉署饒州路儒學錄改袁州陞南雄州儒學正士皆
服其化而為率德勵行之歸會科目詔行府君欣然應書不
利退而歎曰吾能損所學以徇時好哉因不復踐塲屋鄉友
范文白公棹清脩之士也極慎許與憫府君官不充其才會
御史銓選廣中力薦之於是板授韶州路儒學教授未及上
吏部已別選遂止賢公卿多稔府君行欲強起之府君辭已
而長子受辟為校官季子以春秋舉于鄉取第五名文解府
君喜曰吾何以仕為乃陶然自放清泉白石間與高人逸士
相游樂府君被服儼雅揮麈談笑皦然如霞外人世間塵土

不可得而侵也善鑒定古器物暨法書名畫每傳玩以為適
或取琴鼓一再行焚香默坐超然與造物者游一旦遽疾預
告終期召婚友入榻前與之言別意甚懇懇介婦方歸寧命
趣之還既至正衣冠起坐撫幼孫頂曰吾遲汝久矣復東首
而卧脩然而逝實至正七年春三月某甲子也壽七十有五
歛之日風雨晦冥室廬之後大木俱拔君子異之九年春正
月壬寅奉柩葬于屏山麓堪輿家謂不利以某年月日改葬
同里夏方之原府君孝友天至監簿君得痞疾甚劇府君泣
禱上下神祇夜夢三士告之曰服二附湯當瘳已而果然歷
十餘年方沒監簿君沒大母陳夫人年垂九十府君慰夫人
之哀夙夜祇奉唯恐少拂其意夫人安之曰吾子雖亡不沒
矣季弟庸齋出為伯氏後仲姊生四子而夫亡子絕幼茫不
知所為計從父兄孤子凡三偃偃無所依府君皆鞠養教訓
之使至成立且歸其產所入毫毛不以私其與人交一裁之